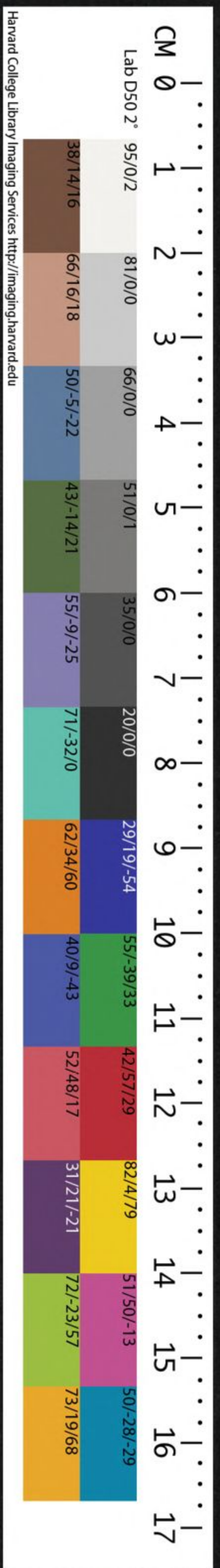


T25241/2207(12)



四史通考卷之二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

同邑劉煥也士行校

東漢失朝將希世問

或上科者未必不背齊

秦教有難親以攻齊成王使

文以命合

掌

應

四史鴻裁二十三卷

戰國策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齊

威王料章子必不背齊威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兩軍相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微

章微幟也章其別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

不應頃之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

鮑彪曰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

也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教未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公孫開走田忌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齊謂鄒

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

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

前而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

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

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

天下畏其威聲欲為大事反齊亦吉否卜者出田忌因令人

捕捕取為入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鄒忌諷齊王納諫

鮑彪曰齊威賢王也其知章子察阿即墨大夫明矣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謹之也

穆文熙曰形貌美惡雖淺

近易知然人往往為人所蔽

蔽鄒忌不惟能自反觀而

又能引以告君達天

鮑彪曰鄒忌當以詐走爾忌則其公亦傾險士耳唯

此言者萬世之言也

劉向曰齊有田巴先生威王聘而問政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顧謂其妾云云恐與忌事有訛舛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昞目側也故有光朝

服木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

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

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

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

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

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

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

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

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

有求於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

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

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

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

人者受中賞能諂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

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

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田臣思論救韓宜晚

南梁之難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韓氏請救於齊田

臣思論救韓宜晚

侯猶上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

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

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

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

亡必東愬於齊愬告也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

敝承繼其後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

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

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

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杜赫說楚王封田忌

鮑彪曰田忌之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况朝韓魏乎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

復於齊復猶返杜赫曰臣請為留楚為鄒留謂楚王威

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

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

補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

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為也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

封之於江南

張丑說楚王勿逐田嬰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逐使齊逐之田

嬰子猶張丑齊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

又云田嬰聘子未可優劣

穆文熙曰封田忌以安鄒忌此兵法之所謂內間

然敵有才將  
非我之利其  
說詞自高

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  
不與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  
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  
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

### 魏處說趙勿助燕擊齊

權之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齊燕戰秦使魏

冉之趙。冉傳言自王惠時任事。此役文公末年也。出兵助燕擊齊，薛公

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

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求兵，

東猶歛兵不戰和為燕取地也。取齊故為君計者不如

穆文熙曰以兵助燕則我為敵國中立勿出則執兩國之權利害

真

按兵勿出，齊必緩。

趙之助燕不力故齊無危急之勢

緩必復與燕戰。

戰而勝，兵罷散。

罷疲同

趙可取唐曲逆。

曲逆屬中山戰而不勝。

命懸於趙。

懸繫也

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

割

齊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 蘇秦以合從說齊

宣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

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言四方皆險固齊

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

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

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

論事曲細

穆文熙曰此言韓魏小弱而近秦故事之齊強而遠秦無如之何利害明切皆本事孰

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踰即感又即蹋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

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穆文熙曰淳于髡滑稽者也故二說皆孟浪而能感人說士往往宗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皆山名之陰則郤車而載耳郤却同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類今髮鬻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髮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髮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後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顏觸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主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

穆文熙曰觸前王前語甚

奇可消人主  
肩勢之心但  
詞太危激人  
主難聽晚食  
安行歸櫬還  
貞則其言近  
乎道矣

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  
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  
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嗟乎君子  
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  
細人之行王自稱願請受為弟子且願先生與寡人遊  
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  
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去生  
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  
願得歸晚食以當肉饑而食也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賈  
清淨貞正以自虞同娛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

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  
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

王斗說齊王好士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

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

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

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

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

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鮑彪曰王斗  
造門求見自  
卑甚矣而徒  
以趨見於只  
尺之間以為  
高此孟子之  
不能三年而  
總小功之察  
者也

陸深曰詞近  
譎玩吳師道  
曰王斗造門  
求見鮑論嘗  
矣其言好士  
不可謂不切  
也特桓公好  
狗馬酒色之  
說亦管公不  
害伯之意此  
其所以為辨  
士之言而非  
君子之正爾  
又云宣王喜  
文學之士賜  
列第為上大  
夫者七十六  
人稷下學士  
至數百千人  
士非不盛也  
然鄒行淳于

天子受藉立為太伯今王有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  
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也之馬能有四馬王斗曰否先  
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  
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驥  
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  
狗已具矣世無毛嫵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  
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  
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  
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

之徒類皆詭  
誕無實不治  
而議所養非  
所用國何賴  
焉顏觸王斗  
說其不好士  
有以也

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  
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  
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 齊人譏田駢不仕

齊人見田駢齊處士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設者虛

而願為役為駢給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

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

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已

嫁已今先生設為不宦資所養也徒百人

徒從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

穆文熙曰語

大鄙褻不宜

以此脫人且

天下亦安有

此文乎

陳軫為齊說昭陽 閔王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擬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

鮑彪曰此策雖其言為齊亦持勝之善

其酒為地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死後爵歸於國猶為地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靖郭君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

稷文熙曰客言不城薛亦

平平但以海  
大魚三字開  
端反走今人  
求竟其說則  
進言之機括  
甚妙耳

亡此言無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也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雄齊奚以薛為無齊雖隆薛之城至于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善齊貌辨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謂過門

人弗說士尉齊以証諫也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

而去孟嘗君嬰子又竊猶私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刻而

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

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

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

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

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

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

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

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

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言願願豕視豕多反視若是者

信反始信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

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

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

劉辰翁曰過  
願即俗所謂  
耳後見腮豕  
視即相法所  
謂不邪偷視

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  
 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  
 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  
 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  
 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  
 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  
 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  
 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  
 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貌辨之  
 所以外生樂患趨難者也

鮑虎曰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謂辨為人多疵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

### 陳軫說齊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  
 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  
 韓梁六國之遞甚也言更相代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  
 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  
 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我彼歸其國於秦此臣之  
 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會不出乃天下  
 為秦相烹秦會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  
 大王之察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哭戰者而齊民獨不  
 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

穆文熙曰為秦割烹數語論事情切比於蘇氏兄弟合從之說尤為動人

吳師道曰幹  
善楚者約從  
獨遺楚又勸  
三晉之移禍  
于楚豈略不  
為楚計哉蓋  
知諸國之實  
秦非特為魏  
所以為楚所  
謂陽擠而陰  
助之者歟

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  
東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南面而孤楚  
韓梁三國在秦南孤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  
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  
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  
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  
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  
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  
兵合於三晉

### 張儀以連橫說齊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  
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者必謂齊西有  
特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  
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  
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  
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  
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  
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  
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

陸深曰獨言  
趙者齊以趙  
為障蔽故云

穆文熙曰不

言齊而言趙

又先言魯趙

勝不免於破

國况一敗乎

總見強秦之

不可不事也

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

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儀說懷三韓獻宜

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屬弘割河間以事秦犬王

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悉起

關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

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

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

客禮大行人掌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

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

### 張儀止齊伐魏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

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

而秦任之故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

曰柰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然後王可

以多割地割諸今齊王甚憎字儀儀之所在必舉

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

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

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

諸侯所不備今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

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

史記卷之三



穆文熙曰儀此策可行於秦不可行於齊也且秦之伐韓何害於齊何補于魏韓小弱不能支齊必踵魏故事安在其為厚託儀耳

鮑彪曰此計之必售策之必行者也儀之所說於時有妾婦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為者若舉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賣楚皆可鄙也唯此為文無害儀亦明年死矣宜其言

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籍使之齊楚之事已畢事使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

善與

吳師道曰鮑謂儀將死言善謬矣儀及覆詭詐之徒死猶未已何善之有

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疲因勞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

###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以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挺猶也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

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  
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  
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  
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淳于髡說齊王救薛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在薛時未相也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

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補令人體貌有禮也而郊迎

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

言且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悉王曰

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

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

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

其顏色曰譖痛也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

請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望拜之謁望而

之恭言謁雖有雖得則薄矣言它人請謁雖有善說者陳其勢

言其友方大人之急也言應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險

豈用強力哉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獼猴錯木錯舍置也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

穆文熙曰淳于髡其神於為說乎不言本事而人之從之若挈兔而走蘇張去之遠矣

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鉞耨與農人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此黨友以棄逐不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豈非屑與處而來害我報其棄逐之怨世之立教首也哉此言後人視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公孫戍止孟嘗君受象牀

孟嘗君出行國兼相它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楚官直

使送之直猶當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

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飄

同言其細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

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

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

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

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

之士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

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

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

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

揚文熙曰公孫戍說孟嘗君之詞甚正而乃以寶劍行之何其鄙也又足高志揚為孟嘗君所關亦淺之乎其為大夫矣

鮑虎曰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吾知欲上吾過而已彼得實于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實而推折之後孰敢輕以過聞乎吾哉

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三重言外復此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馮暖彈鋏

齊人有馮暖史作馮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屬囑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

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

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具饌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

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與劍俱去欲食無魚左右以告孟

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

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

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揭舉也過

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

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

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

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

記疏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能為文收責於

也薛者乎同責債馮暖署曰能署書孟嘗君怪之曰此誰

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

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

是謂憤於憂憤貴同憤亂也而性惛愚惛常作惛沉

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暖先生不羞乃有

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

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

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

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矯命託言

孟嘗君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君也長驅到

齊行不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

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君問馮

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

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君家所寡有者以義

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

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因而賈利之臣竊矯

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

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後期年

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

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元作

正日孟嘗君顧謂馮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

見之馮暖曰狡兔有三窟元作僅今得免其死耳今有

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

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

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

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

乘往聘孟嘗君馮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

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

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大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齋黃金

鮑虎曰能者容之人孰不能容無能者孟嘗於是為

不可幾也煠之市義醫矣

千斤文車二四文馬服劍一王所自封書一謝孟嘗

而為之營窟則亦聲利之

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

容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

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

覺寤也以暖之賢而不能

萬人乎集韻統攝理也馮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

自擢於眾况不賢者乎

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時自立廟矣今又廟成還報

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

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眾故為微馮

暖之計也細之詞一說喻草芥也

### 譚拾子諫孟嘗君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

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問殺之為慚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固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 蘇子勸齊王勿庸稱帝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於齊子以為何如對曰玉之問臣

也卒與併同而患之所從往者微患在後故言從往與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元作卒為從善秦勿庸庸用也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玉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雖有先後無害於帝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玉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 蘇子勸齊王釋僨秦

蘇子元作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問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立帝亦問約伐趙孰

鮑彪曰此策目為智則明為謀則忠蘇張之巨擘也

穆文熙曰上言相機稱帝此直

言償秦天帶大也償秦義

舉也兩策得失懸也

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此五字對曰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倍皆同償擯同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大梁門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秦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刑猶威也言畏威而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記與上為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章決欲償之非一

之談為二章可也

###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元作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

為先天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所在也而務興於時故無

權藉倍時勢倍皆同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

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剗利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

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銛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

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衛入

門土以土塞而守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



告遡於魏同遡魏王身被甲底劍底砥同挑趙索戰

邯鄲之中驚驚亂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

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

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今世之為國

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

鞠之鞠躬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行也地狹而好敵大事

敗而好長詐長益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

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後從謂

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人挫強敵如此則

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

伐衍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

耳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

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夫

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

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小國

之情莫如謹元作僅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情也謹靜

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

則稽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揀箭箝也故有變

猶小國道此道猶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

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

意此言變其初也蠹

蝕

悟也

應前二語

穆文熙曰不主怨不挫強乃篇主本始終千餘言皆下外此有味乎其言矣

又云此段談大國後起重伐易知其云小國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蓋微乎其微非愚主之所悟也

吳道師曰此策談兵主於後起藉權不為主怨其云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最其術之深者

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從之侯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昔者萊莒好

謀東萊故國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蔡恃

晉而亡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

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

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

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元作案兵而後起

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微用兵而寄於義猶

也則亡天下可蹈足而須也不故明主察相相

誠欲以霸王行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今夫鶴的非

又云是言也當在城中

後取淮北城宋侵三晉

前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

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審弓少長貴

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以難

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

矣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戎注刀而諸侯從

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雖有

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於堂雖有闔閭吳起之

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

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箏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

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倡樂也不乏諸侯可同

張居正曰策文其佳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

為言而以權藉時勢明之  
後分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為天下先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複

日而致也何以知其然也元作昔者魏王惠擁土千

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

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衛鞅見魏王

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

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

箠使也策馬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

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

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則王業見矣魏王說

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建九

游旗從七星之旗鳥隼為旗又繪星焉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

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

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地也按兵於國而東

次於齊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

受西河之外垂不拱手言無所事此與故衛鞅之始與秦

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

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入於

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

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鮑彪曰此策輾轉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鍾彗倡樂非所以啓人土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陸深曰軍  
可拔

張君曰百楚  
攻南陽以下  
乃懼之以獨  
歸報燕王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  
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  
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惠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  
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願公之  
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  
面之心南面以應楚魏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即聊城也

段乃動之以  
利未總歸一  
智字

鮑彪曰此章  
蓋好事者聞

約之說擬  
為之以補下  
而其文音氣齊  
橫蓋建筆而者  
或謂以閔王不  
為言王蘇代勝  
為以秦大與  
時事不合矣  
史公愛其文  
遂為傳誤而  
今卒莫有知  
其非者也

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  
不敢東面齊不攻橫秦之勢合為善秦則楚國之形危  
且棄南陽斷亦棄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  
交退燕救不至聊城救齊無天下之規規謀也秦救之  
與聊城共據相期年之敵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過計上下迷惑栗腹將燕以十萬之衆折於外萬乘  
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  
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散既多民心無所歸  
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程

之守也。公輸班為雲梯以攻宋九設機變墨守固之餘食人炊

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

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

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推臂前也而議於

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

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

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穰侯封陶

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

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

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

兵師道曰連商君之大意在於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

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

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

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

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

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

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

顧後出計所出也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

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

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

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興霸則可責以義故決與魯君計此曹子以一

之必可者真文忠及據鮑氏為斷而謂魯連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管子為成國長三卷

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  
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  
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  
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  
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  
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  
因罷兵到羈而去、羈弓衣倒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  
之死、仲連之說也、

貫珠者為田單解疑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疑還是疑也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微。微猶信也、太子初

之、至是始有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眾皆以

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菑淄有老

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

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

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先恐單

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齊襄王呼而問之、曰、女

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

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

單收而養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

鮑彪曰、單之取疑所謂威震主者與、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闔城陽而

王執敢不聽  
豈俟今日哉  
買珠者之言  
上足以掩之  
非下足以救  
單之死一言  
而齊國定君  
子哉

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猶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行舉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 貂勃欲附田單

穆文熙曰貫珠者與貂勃皆異人然貫珠言公而意正貂勃言公而意私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貂勃曰距之狗吠堯非貴距而賤堯也狗

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腓脛也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頃襄使將軍淖齒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

單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內收  
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  
下之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  
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  
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  
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  
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來貂勃避席稽首  
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  
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  
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

陸深曰雖為  
依附實則正  
論

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大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  
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  
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  
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  
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  
惴惴之即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  
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  
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  
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  
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以安矣王乃曰



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掖邑萬戶

魯仲連論田單攻狄不下

田單將將為大攻狄狄北往見魯仲子連也仲子曰將軍

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

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

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犬

冠若箕箕器脩劍柱頤攻狄不能下壘枯兵壘軍壁也言大

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兵枯言無人物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

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

而織蕢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

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當

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

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

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

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

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也立於矢右之

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也狄人乃下

趙威后問齊使

一篇皆同

鮑彪曰威后賢矣其是非

乃不詭於聖齊有此數士

不能察至使隣國老女子

知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

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  
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成其職業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

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猶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以至今不殺乎

齊君王后之賢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庸備

太史敷女

敷音躍

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

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

鮑彪曰君王  
后賢智婦人  
也惜其不能  
正始乃其父  
正烈男子也  
義不能反利  
不能回其斯  
人乎

立以太史氏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推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蓋怒建之不心受詳以病昏耳君王后死後后勝疑即后族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

客入秦皆為變辭變故之辭蓋使者還以恐動王也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 齊王建客死於秦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元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字可為謀又疑

謀本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

鮑彪曰建之聽雅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為先乎

四史鴻裁戰國策三卷

入矣左臨晉屬鄢郢大夫不欲為秦不屬也而在城南下

者百數城齊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

關可以入矣武關弘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

舍南面之稱制此亦秦人之辭時未有此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

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之誘齊王內之約

與五百里之地蓋偽許之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

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共屬河內餓而死先是齊為之

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

四史鴻裁戰國策三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四卷

戰國策四卷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

饒

子象為楚說宋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宋許之子象楚人為

楚謂宋王公別成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

急得宋後將常急矣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

弱宋干強楚也言以助齊犯楚之怒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

求所欲國必危矣

江乙論州侯於楚王

急宋猶言迫脅之與下文方合註非

四史鴻裁戰國策四卷

卷

江乙為魏使於楚之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謂楚

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

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

乎遂猶成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

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出一口矣

江乙論人畏昭奚恤之由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

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

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

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

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

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子辨魏氏之惡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

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惡奚恤之言入臣大

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

為人也近苦矣此指猶惡也夫苟不難為之外外謂謂世

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日無幾也王曰寡人

曰史為我或國策曰卷一

無有正是不言其惡註非

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於楚王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

之執言善守其狗嘗溺井音溺去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

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

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

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再惡昭奚恤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

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此爭則不周為揚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勿

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

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

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

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

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安陵君名壇史失其姓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

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

而服撫猶偃也委曲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

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

鮑彪曰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適為江乙讒口之資耳

吳師道曰避  
是散字無疑  
真誌曰女寵  
不敬席男愛  
不盡輪或出  
於此

愛渝是以嬖色不敬席嬖賤而幸者席寵臣不避猶

軒車散則退去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

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

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

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

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

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

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

兕躔音詳趨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

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

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

而進曰臣入則編席謂席相次出則陪乘犬王萬歲千秋

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蝼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

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

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 蘇秦見楚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

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會

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

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

鮑彪曰安陵  
妾婦也江乙  
為之謀又其  
卑者安有君  
子而美此流  
哉

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說楚王合從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屬南東有夏州

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交州北有汾陘之塞陘

陵陘郇陽徐注今順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

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

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

不西元作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秦之所

害於天下莫如楚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

陸深曰縱橫之士所以熒惑世主者率以聲色玩好為言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韓魏

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

匈奴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

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

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

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

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

其禍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

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者相去遠矣有億兆

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肅使臣効愚計

一意兩轉舌有奇峯



鮑彪曰五國之聽蘇子也華面而已非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有難秦之心

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以精進士卒而無所終薄薄泊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

令尹子文

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柱國

葉公子高

史記卷四十五

陸深曰廉義當從廉薄之廉猶曰賈廉言不弱小也

莫敖大心

與助也

以子高為材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也先君以拚覆

也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

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

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

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莫敖大心撫

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之亡日至矣

吾將深入吳軍若扑繫也一人若捽髮持一人以與大心

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故斷脰決腹一瞑而

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王大夫悉屬

焚冒勃蘇

屬連百姓離散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

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

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襄之朝雀立踊不

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殫

殫氣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疾趨冠帶不相及

也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楚使新造盭作盭罪也焚

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

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

稷文熙曰稷不可得罪王

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

此言可畏古人謂匹夫匹婦能勝予者殆此之謂然士難得亦難識也

蒙穀

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勞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柘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猶交關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楚國法也散失其次以浮于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

稷文賦曰迷人知惡人而不和自思楚王為魏逐張子而思

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發其臣決捨決以象骨為之着于右手大指以鈎弦捨以皮為之着于右臂以遂弦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陳軫勸楚王勿逐張儀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

其不忠不信且  
信乃數為張  
如欺以至害死  
而不悟何其愚  
半陳彭之蓋  
預知之矣

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  
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  
城下之事也魏耻之城下

昭陽勸楚王以地欺韓

五國約以伐齊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

南圖楚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為

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求可惡難可懼也我

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

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

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之韓見公仲曰

張王以地欺人  
所以為秦所  
欺詐道者  
其口美

夫牛闌之事詳未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親主之所見

也王謂公仲此言齊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

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

果弗與地

張儀見楚王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

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鄭

襄美貴于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嘗欲逐張子

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

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珠璣不出於楚

稷文熙曰張儀  
初以好色中懷  
王繼又為南后  
鄭襄止求美人

此皆無風起濤  
無貨行販及覆  
詐偽不屬為人  
者也

蘇氏曰張儀之  
所以求用者其  
術至此所以言  
必信而功多也  
可不悲乎莊生  
所謂所治愈下

所得愈多者也

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  
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其黑言立於衢閭非知  
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  
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補之獨何為不好色也  
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犬恐令人謂張子曰  
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  
秣餵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  
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  
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它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  
而觴之便所安者習所昵者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

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  
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  
王也王曰子釋之釋猶置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  
也

靳尚鄭襄為張儀行說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為儀謂  
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  
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襄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  
乎鄭襄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有功臣  
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

鄭襄即鄭袖以  
其善舞故名袖  
蘇氏謂與南后  
為一人

宮中佳衍翫麗好翫人之可好可翫者習音者以權

從之習音所謂權也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

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絕句秦女而忘

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襄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

曰子何不隱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

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

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

之利也利在為王鄭襄遽說楚王出張子楚王將出張子

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

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事者曰以

鮑彪曰張旄欲窮儀則如殺儀斯已矣今不殺顯從說者殺

尚以儀之智為足以免于死也

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

要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若儀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

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

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補搆兵而戰秦楚爭事魏

張旄果大重

張儀以連橫說楚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襄出儀後曰秦地半天下

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

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如卷席

恒山易無遺也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

根文熙曰儀策無他奇但虛誇

秦強盛足以害楚而五國遠不

可倚直恐喝之詞耳使它日齊

楚不絕武閔不入秦且秦楚何

哉

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敵格猶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

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

敵侷爭交等侷也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

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流地下河東取成臯韓必

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

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

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秦西有巴蜀方舫積粟起於

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平音一併舟也

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

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楚

晉代楚楚為扞關以距之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

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

地絕北境之地非幽州郡秦兵之攻楚也危難于三月之內而

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

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

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

楚人不勝通侯執珪徹侯漢諱武帝作通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却後所稱楚王皆此

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

後計無過危一作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凡

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

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

王閱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

於市按史秦事覺在其死耳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

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

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大王誠

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

史記蘇秦下復看蘇秦之氣似通

稷文熙曰蘇秦始說六國會從攻秦何其難也後乃欲敵齊為

燕外謬甚矣死而車裂徒為張儀借口

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掃帚也以洒掃之役自居効萬家之都

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

謂計無便于此者故敵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大王

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

上寡人年幼書其為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

以明制秦王之制詔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

獻雞駭之犀抱朴子通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刺雞雞見之驚却名駭雞犀夜

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以地逐陳軫昭過

張儀相秦復相謂昭睢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

曰史記蘇秦下復看蘇秦之氣似通



請復鄢郢漢中

儀知楚亡重也輕人故使唯言之二

昭睢歸報楚王

唯蓋唯楚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

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陳藉

周策陳作師求周使相之

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

是列縣畜我也

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

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

待元作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欲南伐

楚故外絕其交

交謂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

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

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

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

絕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

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與之地

則楚益勁儀必不為也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 鄭裒譏刺美人

魏王哀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之說

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

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

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

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

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

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為此惡則必

拚子鼻新人見王因拚其鼻王曰何也鄭裒曰妾知

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

王蓋有臭疾王曰悍哉令剝之無使逆命不通新人之言

### 陳軫論韓朋智困

楚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

同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為

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

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

鹿屬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

穆文熙曰詐偽者人亦詐偽待之舉網偽進困

敗愈速韓朋其何樂于為麋哉

不趨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偽舉網使其

以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

必眾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

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食守宜陽故作朋

### 范環論為秦置相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王曰吾相其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

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犬不知元作如事君下同

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其茂事之順焉言大

不失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其茂事之

其意

秘文曰為人  
置相而必欲以  
不賢者在敵國  
之心宜然耳不  
知當時人主肯  
遂以為賢而在  
之乎我以不賢  
左人人亦必以  
不賢左我何益  
哉

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  
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召滑見  
耳茂傳  
故楚南察瀨湖察猶治也言而野江東以江之計王  
楚有而治之  
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  
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鉅太王若欲  
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昭  
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  
素重  
真大王之相已秦相而曰王之相蓋  
楚使相之必右楚也王相之楚國之  
大利也耳茂傳有  
人地小異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凡語皆兩用  
而不復  
鮑彪曰此四  
臣皆國士也  
襄王無若人  
豈能及國慎  
子能燕用其  
最優乎方之  
與  
晉臣其舅犯

子良計在與  
齊地而復攻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閔而歸齊王隘阻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  
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  
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  
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  
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  
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  
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  
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  
而得主墳墓復群臣復見歸社稷  
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

之

昭常計不與齊地而請守之

景鯉計不與齊地而索救于秦

吳師道曰頃襄之辭於齊齊隘之以害地雖不與非

不信也齊使之來當直拒之昭常之不與是也子良之與而復攻繆矣景鯉忘不共戴天之仇而索救於秦罪特甚焉慎子不擇是非而兼用之則兼其失矣

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

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

悉五尺至六寸一本作率至

士卒

穆文熙曰此四人之策皆平

耳愚以為許人地而背之不信使人守之不義

皆恩而索之仇不智慎子何取此而兼用之乎

且以虎狼之秦必不能無媾而使救與其媾秦

寧媾齊

怪曰終篇皆奇

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

職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言老共得兵三十

餘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有塵齊王謂子良

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

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

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

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

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

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金

中射士食不死之藥

鮑廐曰此護士乃不可不

殺荆王故之

以不能答之

也夫謁者曰

可食非謂汝

可食也藥之

能不死者平

人耳非能使

刑者不死且

人以獻王何

與汝而問之

是安得無罪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

之在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

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

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

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

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楚謂楚襄王曰君主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

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

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

曰臣為我國憂曰未

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  
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  
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  
襄王留揜匿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  
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  
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  
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  
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  
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  
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螭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

絕字一作斷

鮑彪曰此策天  
下之善規也

王雖大之東隅  
而收之桑榆故

其季年保境善  
鄰差為無事此

策為有力焉

大事記曰頃襄  
既失郢都復召

莊辛聞其言至  
於色變體慄此

其所以能少復  
故地也

故地也

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  
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  
是以俯喙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  
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丸將加  
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晝游乎茂樹  
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  
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喙鱖鯉仰齧

陵衡草香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義同落與蟠盧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義同落與蟠盧

盧旅同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鬪磔鬪利

黑弓也

劉向曰楚葉用  
莊辛計舉淮北

之地十二諸侯  
蓋喪亂之後補

敗扶傾之計皆  
出於辛特不能

大有所為耳

也石鏃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抔失也故晝游乎江河夕

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

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後語飯茹溪之蔬如溪巫山之溪

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

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

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申蔡靈侯之

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

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

方四方金其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

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黽塞之內

填兵滿也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

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倣此體

唐睢說春申君考烈王

唐睢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為益謂有然臣

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言高其義

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

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

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臬棊之

所以為能者臬勝也以散棊佐之也散謂衆棊夫一臬之不

勝不如五散如獨善不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荀卿以書絕春申君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

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時

蘭陵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

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申死而貧趙以

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補去夏入殷殷王

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

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

穆文惠曰春申亦平原無忌之亞流耳奈何輕於用舍如此真史之所謂旣天其將有李園之

禍乎

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

子為書謝曰薦人憐王厲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此不恭之

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言也

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

私以禁誅於已也大臣專斷於國其迹若為公家其私心則恐人發已陰奸被誅而以

是禁之猶言假公濟私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

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

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

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

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



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  
 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  
 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厲雖癰腫胞疾上  
 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  
 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  
 厲矣由此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  
 不知佩兮禕衣與絲禮后服禕袍不知異兮問姝子奢  
 姝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也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  
 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  
 其同言舉世皆然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鮑彪曰春申君之愚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持操安在也荀卿絕之宜哉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

### 或勸楚王合從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詘謂懷王劫死奮患有成奮於患故

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夫

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伸屈禍福相反不一墨墨之化墨默同化猶治也言治之

其未著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貫猶通生與亡為鄰不

偏於死偏猶專也死猶患難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不足以

載大名無所寇艾寇艾兵艾已所懲創不足以橫世橫言莫夫

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豎口

集韻豎聲也言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也牟取公舉

吳

吳師道曰此主從而黜橫者之說

而私取利舉謂是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

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詳未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

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

人姓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仰見飛鳥更羸謂魏

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

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下之

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

孽謂有隱痛于身猶孽子也

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

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

高飛烈猛也故瘡隕也以瘡痛而墜今臨武君嘗為秦

孽孽秦嘗未詳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

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矣汗明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固不審君之

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

明日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

穆文曰膚淺之人聞之節以為知而不思再求如春申者甚多汗明堯舜之

喻可謂明切終無補于春申前後之望為贊

前後之望為贊



昭皇九年李園蓋聞口不常之風而與起者也

穆文熙曰語甚危足亂愚夫不知免禍自有方微倖邪術禍且愈速

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王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四封之內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

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楚人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必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寔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謂攝也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不不反政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王之舅也，而

鮑彪曰春申君所以至於此固寵而暗于事也使萬有一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澤東之封不已優乎春申君于楚非若商君之于惠王又如不可則杖策而去扁舟五湖為世陶朱抑可笑春申君不為此而計出於威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可不戒也

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制斷君命制斷矯也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此章唯楚王更舞楚王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宮門以棘衛之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

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

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說始皇亦為亂於秦不韋傳毐與太后私亂生

子二人與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后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四史鴻裁戰國策四卷終



